

LI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历史学概论

GAIL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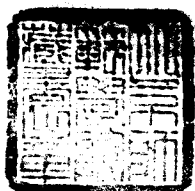
杜经国 庞卓恒 陈高华 著

SHI

XUE

历史学概论

杜经国 庞卓恒 陈高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22863

1222863

LI SHIXUE GAI LUN



(京) 112号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历史学概论

杜经国 庞卓恒 陈高华 著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顺义县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2,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3次印刷

印数 7 084—9 304

ISBN 7-04-003191-9/K·154

定价 3.05 元

#A-60/15

前言

这本《历史学概论》，是按照国家教委拟定的《高等学校历史专业教材编选计划(1985—1990年)》编写的。

我们愿意在这里谈谈编写这样一本教材的主要思路和意图，以便于教师和同学使用这本教材，并在使用过程中检验这样一本教材是否适合于当前历史学概论课程的教学需要，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批评和修改意见。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关于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的安排。我们的主要考虑是，历史学概论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入门课程，内容应该尽量避免繁芜，应该主要致力于向刚刚跨入历史学门槛的大学生讲述那些他们最急需了解的有关历史学专业的基本知识，使他们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帮助他们较早地走上攻研这个学科领域的正确途径。据此，我们决定把这本书讲述的内容分为三编，分别讲述“什么是历史”、“为什么要学历史”和“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在第一编“什么是历史”这个总题范围内，主要讲述历史、历史著述和历史学这三层互相联系而又互有区别的“历史”一词的含义，并着重从历史学的理论体系的角度，讲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唯物史观对历史科学的指导意义。讲述这些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初学者对历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性质、特点和研究对象与目的，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在第二编“为什么要学历史”这个总题范围内，主要讲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以及怎样发挥那些社会功能，旨在使初学者了解学习历史专业的意义，以有助于使刚开始学习这个专业的大学生巩固专业志趣和志向。在第三编“怎样

学习和研究历史”这个总题范围内，主要讲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方法。其中，既包括初学者急需掌握和运用的搜集、积累、考订历史资料和从事历史论文习作的方法的介绍，也包括对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心理史学、跨学科史学这样一些新的史学方法的评介。这些讲述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初学者尽早掌握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正确门径，并为写作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和从事初步的研究工作做好准备。我们力求使这样三个组成部分互相联系、衔接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便于在教学过程中把握整个教材的逻辑联系。是否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有待于教学实践的检验。

第二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我们关于本书的理论和思想内容如何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教学需要的考虑。我们从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实行改革和开放以后，随着西方学术思想和有关历史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的著作大量输入进来，我们一方面面临着如何对那些学术思潮、理论和方法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鉴别的紧迫任务，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如何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理论的紧迫任务。怎样把这双重的内容纳入到我们这本教材中来，在什么样的深度和广度上讲述这些内容，是一个很难把握适当分寸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以当代西方学术思潮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那些思潮和观点作为参照系，在比较和对照当中来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展示西方的参照系时，我们力求对有关的学术思潮和观点的是非得失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既指出其反科学的、理当拒斥的糟粕成份，也指出其中包含的具有一定科学价值，因而应该吸取的有益成份。在这个基础上，再对照着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理论和方法，力求不与讲述历史唯物论的课程重复，并适应新形势下的历史学概论教学的需要。我们深知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是

特别需要在教和学的实践中加以检验的。

第三，本书行文力求浅显易懂，并尽量运用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两门主干课程中讲述到的一些重大史实，以及中外史学史中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些史实，作为阐明理论观点的实例，以增加可读性。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够在自学中初步读懂的基础上，教师能够采取比较灵活的教学方式授课。本书的大部分章节的叙述都十分浅明易读，学生能够自学读懂。第一编第三讲涉及到一些比较艰深的哲学和理论问题，第三编第三节涉及到一些历史专业学生一般比较生疏的逻辑学和数学问题，这两部分难度较大一些，需要安排较多的课时。不过，在讲述比较艰深的哲学和理论问题时，我们也尽力做到深入浅出，讲述一般文科大学生比较生疏的数学方法时，也尽力做到即使只具有初中数学基础知识也能理解，以尽量减低教学难度。这些想法和做法是否符合实际，也有待于教学实践的检验。

本书第一编由庞卓恒执笔，第二编由杜经国执笔，第三编第一讲由杜经国、庞卓恒执笔，第二讲由陈高华执笔，第三讲由庞卓恒执笔。李学智协助了第一编的初稿草拟，并承担了全书文稿的整理工作。杜昭协助了第二编的编写。

我们在此还要向分别为本书的组稿、通稿和定稿工作付出了辛劳的田珏、王也扬和王方宪、夏之民同志表示谢意。

著 者

1989.12

目 录

第一编 什么是历史	1
第一讲 客观存在的历史	1
第一节 过去发生过的历史是不是一种客观存在	4
第二节 历史科学的认识对象与其他科学的认识对象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15
第二讲 主体化的历史	30
第一节 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	30
第二节 主体化历史与客体历史的关系	40
第三讲 马克思主义指引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55
第一节 历史学的理论体系	56
第二节 社会历史观——史学本体论	65
第三节 历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87
第二编 为什么要学历史	105
第一讲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107
第一节 历史学的认识功能	108
第二节 历史学的借鉴功能	116
第三节 历史学的教育功能	124
第二讲 怎样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135
第一节 全面理解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135
第二节 正确处理学术价值与社会功能的关系	142
第三节 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146
第四节 普及历史知识	156
第三编 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	169
第一讲 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	171

第一节	博与约·····	171
第二节	投身社会实践 增强历史洞察力·····	180
第二讲	研究实践与论文写作·····	194
第一节	研究工作的基本程序·····	194
第二节	札记积累与论文写作·····	205
第三讲	历史研究方法·····	217
第一节	技术性方法和导向性方法及其相互关系·····	218
第二节	新史学方法的探索·····	233

第一编 什么是历史

要学习“历史”，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历史”，就象学习生物学或物理学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生物或物理一样。

那么，什么是“历史”呢？或许你会回答说：“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如果再问：“你正在学习的《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是否就是中国和外国古代发生过的事情呢？”你可能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的”。可是，也许你已经发现，中国或外国的不同的历史学家写作的不同版本的中国古代史或世界古代史，内容并不完全相同。甚至互相牴牾。既然都是讲“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为什么讲出来又各不相同呢？对此，你多半会说：“那是由于写作者掌握的史料和观点不同造成的”。对了，确实是这样，任何一本历史书上记述的事情，都是史书作者根据自己对过去的事情的了解和理解写成的，与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总是有差距的。因此，当我们回答“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时，首先就应该注意到，历史书上讲的历史与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的历史之间是有区别的，或者说，应该注意到“历史书”和“历史”是有区别的。

可是，从历史学这个古老学科萌生之时起，许多写史和学史的人就忽略了或者说混淆了这个区别。例如，在我国，“史”字最初是指一种官职。《周礼》中记载周有五史，即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和御史。古代史官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记事。《说文解字》对“史”字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是强调史官记事必须不偏不倚，保持公正，然而“史”字最初的象形笔画是，它表明，所谓从“又”（），“又”即手；从“中”（），“中”象简册，或指官

府簿书。这样看来，“史”字原是手持簿书记事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对“往事”和“往事记述”就是不加区别的，笼统地称为“史”。又如，在古希腊，希腊文的“历史”(historia)一词，意思是指研习得知的往事及其记述，与中国古籍中的“史”字含义颇为相似。

随着时间的流逝，各种讲述历史的著作不断地增多起来。人们从众多的史书的比较中逐渐意识到，各种史书对往事的记述或阐述同往事本身是有区别的。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曾谈到：“吾人自束发受书，一听见‘历史’这个名词，便联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记，资治通鉴乃至 Herodotus, Grote 诸人作的希腊史等等。以为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历史，希腊人的历史。”把“历史书”和作为客观上发生过的往事的“历史”混同起来，当然是很不科学的。但这也表明，“历史”一词在日常运用中实际上常常包含着这样两层含义。

除此以外，“历史”一词还具有第三层含义，就是指“历史学”或“历史科学”。如梁启超在《历史学》一文中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这里，他显然是用历史一词指叙述人类社会进化和探讨人类社会进化之一般规律的学科。再如，倘若问你：“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回答往往是：“我是学历史的。”而这个答话的实际含义却是：“我是学习历史科学的。”

当你读西方学者写作的历史著作时，你也会发现，他们使用 history 一词时，除了用来指“历史著述”和“往事的歷史”外，有时也用它来指“历史学”，同西文中的 historiography(编史学)一词的含义十分接近，甚至有时还接近于“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的含义。

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一词在实际运用中的含义实际上包含着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它指以往人类社会的客观历史过程，或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历史，即作为历史研习者认识对象的客观存在的历史；

第二、它指人们的历史认识或作为历史认识集中成果的历史著作，即作为认识主体对客观历史过程进行重建的主体化的历史；

第三、它指历史学这门学科，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生过的各种历史现象并探寻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

当你要回答“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时，如果你能把上述三个方面的含义都回答出来，那就比较全面了。

下面我们就分列三个讲题，分别讲述这三个方面的含义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思考题：

“历史”一词在实际运用中有哪几层含义？

第一讲 客观存在的历史

以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人物、事件、制度等等历史现象，都是作为历史科学认识对象的客观存在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是一种客观的真实存在呢？还是受历史认识者的主观意识左右的非客观的呢？历史科学的认识对象与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呢？这些是我们在本讲中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 过去发生过的历史是不是一种客观存在

人类社会过去发生过的历史现象，本来就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独立于历史认识者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一种外在的客体，无论你是否知道它，是否承认它，也无论怎样认识或解释它，它都无可变更地存在着。例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与波斯之间发生了古代历史上规模巨大的战争，终以希腊诸国的胜利而告结束；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皇袍加身，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北宋王朝；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他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致抗日。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无论你是否知道这些事件，它们都发生过、都客观地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

但是，由于客体历史的存在是一种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客观存在，这就使历史科学在认识它的对象方面比自然科学和以研究现实社会为主的其他社会科学面临的困难大得多。因为历史研究者只能根据过去的人们留下的文字史料和遗迹、遗物去认识过去的历史面貌。现代科学提出了发现超光速物质的可能性的设想，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可能直接观察已经消逝了的历史面貌的科学幻

想。它设想，历史上人们的生活和活动情景本身虽然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光学影像还在宇宙空间的某个位置上存在着，而且总是在按照光的行进速度（30 万公里/秒）向宇宙空间扩展着；一旦人类发明了超光速航天器，再带上一部超级摄像机，就可能在宇宙空间把那些历史影像追踪拍摄回来，甚至按那些历史影像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出来。如果这个科学幻想终能变成现实，我们就可以从拍摄下来的历史情景录像带上，直接看到过去的人们生活和活动的情景了，甚至可以乘坐那种超光速航天器去作真正的历史旅游了。

可是，这毕竟只是科学幻想。在这个幻想没有变成现实之前，人们仍然只能根据历史上的人们留下的文字史料和各种遗迹、遗物去认识客体的历史面貌，因此，这种历史认识就带有很大的推测性，而且，由于每个历史认识者的立场、观点不同，即使根据同样的文字和实物史料去认识同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正因为此，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那个客体历史是不是真正存在着呢？

对于这个问题，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在 19 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中，有一个在当时整个西方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兰克学派，他们承认过去发生过的历史现象是客观地存在的。这个学派的开山大师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年），他曾获“普鲁士钦定历史学家”的荣衔，主持柏林大学的历史讲座达 46 年之久，是西方史学界公认的史学大师。当时许多西方国家的青年学生都到德国去拜他为师，其中一些人学成归国后也成了兰克学派的著名史学家。兰克承认客观上存在着真实的历史，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只不过是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罢了”。这个看法本身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他不承认客观的历史有

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认为整个历史都是上帝的“神意”的体现,是在“神意”安排之下,由帝王将相或其他上层“精英人物”按照自己的思想动机和目的、意志而采取的行动来决定的,而他们的思想动机是千变万化、无规律可寻的。那么,又怎样去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呢?他认为只需把那些“精英人物”的思想动机考察清楚,就能把他们的历史活动的真相弄清楚,这样也就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怎样去弄清“精英人物”的思想动机呢?只需把那些“精英人物”遗存下来的日记、书信、档案文书和有关事件的目击者留下的记载……等等“第一手史料”,全面地搜集起来,“纯客观”地加以考订,去伪存真,这样就能把他们的行为动机和他们的历史活动的真实面目揭示出来。兰克学派的这种史学观被称为历史客观主义。兰克和他的一些著名弟子运用这套理论和方法确实揭示了欧洲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的真相,写出了不少享誉史坛的历史著作。但是,由于他们认定人类历史是由“精英人物”的活动,特别是由支配他们的活动的思想动机和目的决定的,否认劳动大众的物质实践活动对历史过程的最终的决定作用,也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这种反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支配下的“历史客观主义”,决定了他们虽然有可能弄清一些人物、事件的真相的某些侧面,但绝不可能在总体上恢复客观存在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这种社会历史观驱使他们夸大德国容克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精英人物”的历史作用,歪曲了历史真相,以至一些正直的西方史学家也对兰克和他的学派的史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西德著名史学理论家霍费尔(W. Hofer)指出:“兰克毫无疑问是一位保守的史学家,他们赞同的是保守的思想、个性和制度。”^①美国纽约州立大

^① 转引自康恩等著:《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71页。

·学著名史学教授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指出:在兰克学派史学中,“注意的中心置于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决策者和精英人物身上。贵族式的偏见支配着史学研究。群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大众文化的历史失去了历史的意义”,特别是在德国,兰克派史学实际上“竭力把一种国家奉为正统,在那种国家中,靠着财产和教育而立足的大批中产阶级分子力图在一种保守的政治制度中求得支持,以消除对于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力量的恐惧”^①。

还需要指出的是,兰克和兰克学派的社会历史观同19世纪的许多西方学者的社会历史观一样,具有浓厚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特色。他们力图证明,体现“西方文明”的“精英人物”的“精神”主宰着历史的命运,体现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就必然从根本上歪曲了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他们歌颂的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势力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给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而且也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从此以后,兰克派史学就遭到了包括德国学者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西方史学家的严厉批评,甚至兰克学派的一些最著名的门生弟子也不得不承认需要对兰克等人创立的历史概念加以“重新估价”。

兰克学派的实例表明,如果坚持一种不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即使承认过去发生过的历史现象是客观地存在的,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和揭示客观存在的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先后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经历了多次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巨大振荡。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旧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系列

① 乔尔格·G·伊格尔斯和哈罗德·T·帕克编:《国际史学概览》([International Hand 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 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 ed. by Georg G. Iggers and Harold T. Parker], 1979年版,第4页。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许多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了胜利，整个世界再也不是西方列强主宰命运的世界了。客观的历史进程的演进本身，使许多西方历史学家深深感受到，他们的19世纪的先辈们深信不疑的“西方文明精神”主宰历史命运的那一套西方中心论的社会历史观，已经被现实的历史进程动摇了。如西德“历史主义学派”的著名代表之一特罗埃尔奇早在1922年就说到：“世界大战和革命是世界观的历史学校……我们是在世界再造的暴风雨时期来进行理论和构思工作的……脚底下的基础动摇了”。^①1957年在英国开始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新编剑桥近代史》的总主编克拉克(G·Clark)爵士，在为该书写的题为《历史和近代历史学家》的总导言中，也深为感慨地写道：“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欧洲思想家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文明世界各国无论多么不同，但都是由有教养的分子在不同程度上有效地管理着的，而且是按照或多或少得到公认的关于政府目的见解管理着的。与这种观点相适应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的观念，就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见解，即认为历史是对照事实按比例绘制的缩图，再加上必要的象罗盘一样的特定解释，在现今已经变化了的世界，这种观念不可能再保持下去了。”克拉克还说到，新一代的一些西方史学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陷入了怀疑论，认为“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包含着个人的和主观看法的成分，而且各有道理，因此也就没有‘客观的’历史真理可言”。^②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下，在西方史学思想中，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潮，强调一切历史现象都是相对于历史认识者自己的认识而存在的；历史现象自身不具有独立于认识者之外的客观实在性，而只是由历史研究者按照自己的

① 转引自康恩等著：《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第47页。

② 见《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1期。

认识把它们描绘出来的。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倡导历史相对主义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年)的观点，从中可以了解到历史相对主义的主要论点。

克罗齐是当代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他首先强调，客观上的确定的历史是根本不可能被人们认识的。他说到：“事实上，关于罗马或希腊诸国的源流、关于希腊和罗马以前各该国的民族，尽管我们拥有学者们的全部研究，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如果关于这些民族的生活有什么断简零编传到我们手里，人们对它的解释又是多么不确凿啊！如果有些传说流传到了我们手里，那又是多么贫乏、混乱和矛盾百出啊！……但模糊并不限于‘起源’方面；整个历史，甚至与我们最接近的近代欧洲史都是模糊的。……关于9月中的日子，关于雾月18日，关于莫斯科的焚毁，人们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籍；但是谁说得清楚这些事情真是怎样发生的呢？甚至那些直接目击的人也说不清，因为他们遗留给我们的叙述是分歧的和矛盾的。我们就不谈大历史吧！至少对于一件小历史，姑且不说有关我们的国家、城镇或家庭的小历史而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最小的历史，我们能不能完全知道呢？”^①应该承认，克罗齐的这些话反映了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实际困难。但面对这种“烦恼”，历史研究者应该怎么办呢？克罗齐的回答是：“忘掉它们”，忘掉“无限的”历史，因为“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导向疯人院。……它对我们是没有用处的；它只会使我们望而生畏”。他认为，要认识历史，就应“只聚精会神于与一个问题相适应和构成活生生的积极历史、即当代史的某一点上”，这样，“在每一顷刻，我们都知道我们所须知道的全部历史；其下余的既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无法知道它，或到有需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36页。